

國朝先正事略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五十三

循良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王皋謨太守事略

王君時翔字皋謨江蘇鎮洋人明相國文肅公族孫也爲諸生博學能文章雍正六年州人沈起元官興化知府奉詔當薦士以君應引見授福建晉江知縣時

世宗以閩中吏治頽廢遣使按視倉庫盡更諸守令新至者頗尚操切晉江民好訟前官以擊斷爲治而訟益繁君至曰此吾赤子也忍以賊盜視乎縱解司政坐堂皇响响作家人語曲直既判呼兩造前令釋忿相對揖罷去由是訟者日衰觀風整俗

使劉君按泉州。委君鞠疑獄二十餘事。輒報可。語人曰。晉江長者決獄。又何精敏也。題廉慎勤平四字以章之。尋爲知府所劾。調政和。晉江民爭乞留。不得。縣有半糶米六千石。君以虧耗不受。眾譁曰。爺飲此間一杯水。安所得錢補耗米。請各出錢買米。納假如額。十日而事集。治政和斃劇盜。懲訟蠹。引諸生講學。縣有虎患。移牒城隍神驅之。尋調甌甯。擢漳州府同知。駐南勝。南勝山菁深奧。民族居尚中。鬪者輒百千爲黨。手兵械。抗官吏。莫敢詰。有賴唱者。其黨犯法。捕治。糾眾奪之。與諸賴萬人匿險。自固。君馳檄示以利害。親入山。中人聞君至。夾道跪。賴唱族長率諸賴迎謁。君謂曰。汝諸賴萬人。柰何庇一賴。而以死殉之。

其爲我縛。自以來。卽無事矣。諸賴皆感動。唯而退。唱不得已。自縛出。遂繫以還。治唱罪。自是尚民帖然。歲除繫囚數人。許暫甯家。已而如期。悉詣獄。賴子阮民葉揚煽亂。君謂緩之可。一紙定矣。或張其事。聞於大吏。遂奉檄入山。勅之事。平意不自得。乃乞歸。乾隆元年。以薦起蒲州同知。治承業未幾。特詔遷成都知府。以廉率屬爲政。持大體。善審機。要錢價騰。布政使榜平其直。市人皆譁。君方請假。謂成都華陽二令曰。市直當順民情。抑之錢益閉不出矣。二令言於布政使。撤其榜。錢價尋平。總督欲徙涼州。駐防兵於成都。議拓滿洲城。當奪民居二千家。君考故牘。請於布政使。日成都滿洲城。故容駐防兵三千。見兵一千五百。

尚虛其半。但出駐兵所侵地足矣。毋庸拓也。乃止。已而涼兵亦不果徙。七年江南湖廣災。巡撫奏請運蜀米四十萬石濟之。報可。已而湖廣急米。委屬吏領運。而江南獨無。巡撫檄州縣餽運。舳舻蔽江。商賈不通。成都薪炭俱絕。君謂江南運可緩。而徒病蜀甚。無謂。力言於巡撫。請獨運楚而聽商人自運江南。則公私兩便。巡撫怒不聽。江運卒行。吏民重困。在官屢雪疑獄。闔府稱神明。九年卒於官。疾亟。召成都華陽二令入內。問獄事。日爲定讞。而隕。年七十。

牛階平大台事略

牛君蓮震字階平號空山山東濰陽人生十歲能文十六補諸生雍正十六年成進士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不遇尋授甘肅秦安知縣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鐘山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營濬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獲安堵縣聚曰西園去治二百餘里村民輸糧苦運費多積逋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銀代君許之自是無硬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弗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獄具其三人者將解府君勸得其情昭雪之又白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謀殺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

刻狀以移屍罪其陶。因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官。泰安入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設隴川書院於署東。通其門。日與諸生講習。民始知學。嘗雩雨。九龍山立應。又牒城隍神爲民勘祟病者。卽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其治如泰安。建社工部祠於濠亭川。與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徽多虎患。君募壯士殺虎二十有六。道始通。及自徽縣歸泰安。遇白額虎當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帖耳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未幾調平番縣。縣之五道峴苦饑。鬻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惠。人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解固原兵變。圍提督戟門。且肆掠。督撫咸至平涼。飛檄招君問方略。君請勿以兵往。但遙屯城外爲聲援。而自入。

城令補首說者出獄具執二人監候四人餘子杖徒有差上官
才之或反以此忌君乃撫前受萬民大事劾免其官平番民涕
泣焚懷留主皋蘭書院教學得土心及歸有走千里送至瀟橋
始別者君性開朗有斷制署中不延幕客事雖鉤棘輒辦治在
官不問生產既罷無愠色與同歲生胡天游論古最相得著有
經義史論數十卷卒年五十三

李立之太守事略

李君大本字立之山東安邱人雍正十三年舉鄉試乾隆九年選湖北棗陽縣改湖南之益陽居官自奉極約勤於吏事識大體所規爲多遠路益人不知蠶君教之樹桑後賴其利號李公桑縣多山有里豪謀開礦以利啗君君叱去之因爲上官陳開礦之害請立碑申禁從之明年調長沙考績爲湖南最十六年遷寶慶理搖同知其所隸通水崗有苗僧行賈臨桂知縣田志隆見之意其爲賊黨吳方曙方曙者從馬朝柱謀反時方繪圖懸購者也僧畏刑誣服又訊朝柱所在妄言在崗中志隆以告巡撫立上奏帥兵出命君從行君曰僧言眞僞不可知大兵卒

至苗必駭且生變請潛訪之果在以兵禽之未晚也既而白僧
言賈妄巡撫疑未釋復欲率兵往君力諫乃已後 廷訊苗僧
果誣如君言橫嶺崗苗乏食額官求粟君多方賑之復請於上
官曰橫嶺崗自逆渠授首安插餘苗因惡其人故薄其產每日
授田才三十積得米無多崗田稍腴者又盡與堡卒極惡者方
畀苗民歲入不足男則斫柴易米女則刷麻爲粉給口食年來
生齒日繁材木竭米價益昂飢餓愁歎深可憐憫恐不可坐視
而不爲之所也見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畝舊募漢民
佃種出租供饗姦良不一屢經淘汰請視苗民家貧丁眾者稽
實書簿有漢佃應除者卽以書簿之丁次第受種出租如故則

苗民得食而歸亦無勸此補救之一端也。議上上官不許。後巡撫陳文恭見之曰：此誠時務之言也。將因北覲陳其事。會遷兩廣總督遂寢。二十一年君遷知長沙府。以病足告歸。卒於家。

周梅圃觀察事略

周君名克開字乾三號梅圃湖南長沙人乾隆十二年舉人授隴西知縣調甯朔爲人明曉事理耐勤苦敢任繁劇甯朔屬甯夏府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清皆引河水入渠以灌民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君治渠使狹而深又頗改其水道渠行得安而渠有暗洞以洩淫水故旱潦皆賴焉延渠暗洞壞渠水不行上旨從甯夏令議填暗洞而竭唐渠入漢渠以利甯夏民而甯朔病矣君力請修復之夏民以爲農事近新水將至不可待君約以五日了之乃取故渠廢闢之石晝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復兩縣皆利大清河者鑿自康熙年長三十餘里久而石門

首尾皆壞民失其利君修復之皆用日少而成功速以卓異薦
擢固原州再遷知都勻府調貴陽府在都勻嘗從總督吳廷善
侍郎錢維城治貴州苗民爲逆事獲其首從鞫之君謂錢侍郎
用法有失當者固爭不爲下在貴陽亦以強直忤巡撫宮兆勳
三公始皆憾而卒以重君旋以公累解職引見復授蒲州知
府調太原府大清積獄修復風峪口堤堰障山潦而導入汾始
君在甯夏治渠作閘民謂之周公福及是堤堰成民亦於堤上
作周公祠云擢贛南道權布政使事坐王錫侯字貫柔被議

高宗素知君賢發江南以同知用會南巡君迎駕命知

九江府擢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祖望爲浙江巡撫吏徵糧皆

毒民以奉上。官君聞素疾之至，浙身自蓄，不取絲毫潤，請於巡撫約與之同心。巡撫姑應曰：善，而厭君甚，無術以去之也。反奏譽君才優，糧儲常事易治。今海塘方急，請令移治。於是調杭嘉湖海防道，會改建海岸石塘。總督欲徙柴塘近野百丈，以避湖君曰：海不與河同，從而議之。湖益侵無益也，力爭乃止。以督工勞疾卒。官乾隆四十九年也。年六十一。君涖官皆有名績，善治獄多所平反。禮儒生，斥私錢，興書院，性尤廉。歿後家無餘貲，而王官卒以貪敗。世言苟受君言，豈徒國利亦其家之安也。故天下稱廉吏者必曰周梅圃云。

鄧虞揮太守事略

君諱夢琴。字虞揮。江西浮梁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授四川綦江知縣。縣人相沿呼大府胥吏爲老上司。橫甚。君察其尤者。先予杖。後申請治罪。遂俱斂跡。貴州遊議有巨盜亡命過縣。君遣捕人跡至二千里外之萬縣。獲之。以能著。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與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毆之仆死。置尸黃君相之門前。令比君相殺人罪。已瘕死矣。君鉤距得獄情。獻之前令。因推事官巧請於按察使。倚其獄。君力爭。按察使遂怒。此初獄也。而前令在江津事多率爾。民周景康盜樹爲樹主。斫廢左旋。以他事與周秉魯爭傷腹下。乃死。前令以比樹主。君請復診之。腹下傷重。罪當比。

乘魯而按察使扶前怒欲如前令比以傾君此繼獄也當是時前令已因宋志聰獄去官君復持此獄甚急於是諸黨按察使有氣力者爲蜚語以爲君好排人人已墜坑井尙下石按察使雖知君直而必洩前怒幸其言君勢危甚會定遠民譚學海破殺不得主名縣攝民六人笞服之至府皆不承君奉府檄廉知諸偷邱理瑤等賈殺人一訊獄具此最後獄也君白府分功定遠定遠得免議諸大府乃信君非排人者適按察使權布政司事周景康獄乃得如君讞憂歸十二年授陝西洵陽縣洵陽處萬山中流民賃山課稞不立期限遂多訟君期以五年民安之山南州縣地日墾大府煖燉升科君言流民開荒食數年之利

不可使失所他徙。國家賦額已定，徒飽吏胥耳。終君去，洵陽不報升科，尋著岐山調賣雞寶雞臨棧道，轄陳倉東河二驛。冠蓋旁午，驛馬多披損，前令以給里民，需其值。曰：領馬有急復攬私馬，憲官曰：里馬君令領馬者，悉友見馬驛，遂充非，大差不撥里馬。逆回州五作亂，陷通渭，君斷仙靈谷石道爲守，計復料丁壯登陴，賊以不至。旋擢商州知州，署西安府，擢知漢中府。因事醵級大府以救匪方熾，奏聞，君尋以病乞休，時年七十五矣。後重赴甲子科，鹿鳴筵宴，卒於嘉慶十三年。年入十有六，少時以小學近思錄洛學編爲宗，後從座主蔡文恭公遊，窺閩中道學源流，終身守師說，嘗曰：聽訟末也，雖然，有本焉。古之人先治己。

之好惡矣。至聽訟則察人之好惡爲好惡。夫天下固有得其辭而失其意者。豈有舍其辭而得其意者哉。當官難於慎守官難於正求其難焉可也。所著有楹亭詩友彙

李浩成大令事略

李君名燭字澧成江蘇元和人少孤母教之成立乾隆十七年進士授廣東茂名知縣以慈惠爲政自奉薄嘗題其堂柱云窮秀才做官何必十分受用活菩薩出世總憑一點良心士民誦之每聽訟平心察理未嘗用一暴刑縣有重獄株連二十餘人君按驗多縱釋所屬候才一二人而已縣境黃埔瀨水居民多死者水退請上官發棺銀收殮有續報者太守難其請君捐俸益之其生者爲起竹屋煮粥以食之初紹興沈生以刑名術佐君頗通賄君謝遣之及是客府衙構君於太守遂以不勝任勒罷改教官去之日士民執香送者踵錯於道作德政歌用金書

彩旗爲尊。有警者百餘人。製布袍獻君服。而見之。瞽曰。貧不能得錦袍。恐不得公意。君曰。服之矣。背前捫君衣。果布也。則皆大喜。羅拜去。舟過梅菜鎮。商民張彩棚設樂。餞君三爵。後獻百金爲壽。君御之已。而昇君扁。歷鎮中日。公去矣。俾鎮人一識公。既歸。遂不出。卜居靈巖山下。野服。脩然以山水自樂。卒年七十一。縣役李棟者。嘗詐取鄉人牛。君痛杖之。責償其牛。及君將去。任棟數來候起。居君曰。得無怨我乎。棟曰。身自犯法。敢怨公。烏虜觀棟之於君。足以概其餘矣。

朱梓廬明府事略

朱君休度字介裴。號梓廬。浙江秀水人。乾隆十八年舉人。授山西廣靈知縣。初蒞任。值大荒疫。民流亡過半。前任虧官銀數千。君安撫招徠。補其耗久。乃復其故。丁糧歸地。善政也。縣之丁糧未歸者半。災後或丁絕糧存。或地在人亡。或自外歸。占耕他人之田。或未歸而他人不敢耕其田。君乃親履勘奠。其居而勤之。耕一年而荒者墜。三年而土無曠。於是丁糧地糧。歲無逋負。尤吾決獄。大吏知之。遇難事輒使之聽。孟縣郭添保賣妻張。及其子女。詣朝。婦手刃二幼。而自剄。察婚書。主者伯氏趙。嫁者蔡婦張也。訊而知張爲劉劉氏趙。爲郝永福夫。爲劉杞子。其嫁也多。

媒。屢易宿跡。涉詭異。當詣驗時。婦猶未絕。目郭作聲曰。販販。乃
訊其妹及長女。知婦以夫出。仇欲死。易姓改嫁。既嫁。疑郭爲販。
賣人忿甚。且恐子女俱辱。不如俱死。無他情。讞定數月。夫歸。求
見君。君語之狀。並及其家中某某事。劉杞子涕泣曰。小人愆歸
期。事至此。勿怨他人矣。稽首去。大同馮良純。兄爲里長。以催繳
料草。笞。恚而死。良純伺令短。控於部。凡十三事。郡守拘之。偏強
不受命。檄君鞠之。至則俯首聽。郡虞其再赴部也。屬君守之歲。
除君乃縱之歸。適大吏欲提問。郡指索不可得。以讓君。君遣一
僕往。良純卽出曰。我不難逸去。弟不忍負朱公耳。縣民薛某。侍
其妹。觀劇。其友目送之。薛怒。刃傷其左乳。死。逮訊。自謂罪必死。

大言曰。早欲殺之。殺人者死。無悔也。越日復問曰。爾善拳擊乎。百不失一乎。曰。無之。君曰。然則一刃何以即死也。曰。刃時不料。其即死。曰。不料其即死。胡不再刃。曰。小人見其血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也。律設殺罪。弗死。若云早欲殺之。則爲故殺。雖不死。且論絞快而薛實誤殺。乃減等。君常曰。律則一耳。然南方案多情。重法輕。北方案多情。輕法重。稍忽之。失其情矣。能無慎乎。以是終任不枉殺一人。君性慈悲。待人以誠。人不忍欺。又周知民情。閒有詭曲直者。折以數語。輒皆悅服。去數年。閉囹圄一空。服乃考縣之壺泉。爲周禮之囑。夷川而酈道元以瀘水當之者。誤也。於是築文昌閣。巽妙軒於壺山之上。縣廨無吏舍。亦增置之。

自及門堂皆新之而弗及臥室。居廣靈七年。薦卓異。君不樂仕。進嘉慶元年。引疾歸。邑人懇留不得。乞君壺山垂釣小像。勸諸石。追踐出境者數千人。君卒後二十年。邑人請祀名宦祠。君深經術。工詩。年八十有一。精於數學。死葬皆預定時日。如其言。著有學海說部錄。皇本論語經疏考異。小木子詩集等書。

汪龍莊大令事略

汪君名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浙江蕭山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君年十一而孤，繼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剛敏，十七補縣學生，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其治，疑難紛淆，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侷穽多所全活。以其略讀書，乾隆三十一年成進士，授湖南甯遠知縣。縣雜糶俗，積逋而健訟，前令被訐去，攝者務姑息，秀民益伺間，爲挾持地，流丐強橫，勢洶洶。君下車，卽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爲文告諭民，剴切誠至，讀之慙且感，相戒無負好官，不逾月而賦額足。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發蘊，不爽編銖，及其援摺。

比。傳。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詞。皆。曲。當。人。藉。藉。頌。神。明。而。君。益。欲。然。按。事。舉。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會。曰。允。矣。遇。罪。人。當。予。杖。輒。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違。然。若。受。父。母。虐。體。柰。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詰。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免。卒。改。行。爲。善。良。延。見。紳。耆。問。民。間。疾。苦。所。語。皆。籍。記。之。教。民。廣。種。殖。導。以。興。禮。讓。惜。廉。恥。誠。昏。聘。煩。費。而。民。知。儉。禁。喪。禮。用。酒。而。民。知。哀。俗。丕。變。歲。復。屢。稔。乃。復。行。鄉。飲。酒。賓。興。禮。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大。播。他。邑。有。訟。聞。移。君。鞠。之。則。皆。喜。甯。遠。例。食。淮。鹽。直。數。倍。於。粵。鹽。民。多。食。粵。私。大。府。遣。營。弁。偵。捕。人。情。惶。擾。君。爲。帖。白。上。官。請。改。淮。引。爲。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零。鹽。不。及。十。斤。

者聽。偵弁謂君故縱私聞於總督。君復揭新。謂縣官當殺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畢公沅。尤嘉賞。立弛零鹽禁。時傳其議。稱莽知縣云。官甯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請告。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規避。劾免歸。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圯。闢數邑水利。巡撫長麟公先後遣官勅君董其事。不獲辭。初估工費錢二萬。入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而省錢六千三百。緡工用堅實。爲永利。君渡江一謝巡撫。歸而閉戶讀書。不問外事。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固辭免。君少尚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而從善如轉。鬻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茹苦鞠孤。撰父母行狀。乞天下

能文章者表之。得傳志銘誄賦詩數千百篇。彙爲雙節堂贈言集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於守身之義。慄慄自防。終其身。罔敢履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若惓然曰。爲淑女。寔修而稱。其不淫可乎。所交多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尤遂於吏。著有元史本證五十卷。讀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彙二卷。紀年獨吟草各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中雜詠四卷。歸廬晚彙六卷。汪氏迫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訓六卷。過眼錄二

卷前以燕談三卷其尤善者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言
吏治者多宗之既文達撫浙及豫皆刻行其書下有可俾爲法
式嘉慶十二年卒年七十有八子繼芳丙午舉人四子繼培
五進士吏部主事

劉寄庵明府事略

劉君名大紳字寄庵雲南甯州人工詩古文而根本於忠孝廉節乾隆四十八年由進士知山東新城縣有異政以朱子小學誨諸生約以朝夕齋貫身體力行庶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以不虛負此生士習爲一變歷甲辰乙巳丙午三歲大旱荒君極力拯卹全活者多量移曹縣代者至縣民詣大吏請留弗許適肇使者琅公過境縣民數千人遮道留君長山者鄰邑也亦代新城乞留遂得留三月及泲曹則乙巳丙午年災傷更甚新城也方務與民休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數百丈日役萬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亡及疾病者又檄辦河工稽料三百萬君

以時方收穫。請暫緩。河員誅於使者。督責益急。將按以罪。因請
爲十日限。縣民爭先往納。未十日而三百萬之數足矣。嘗出巡
鄉曲。聞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君顧語之曰。俟穀
得價。再輸未遲也。語聞於大吏。怒謂曹縣令徑緩征矣。急遣能
吏往代征。至則新賦已如期完。因議征乙己丙午逋欠計四五
萬兩有奇。聲言不足數。卽以他人易君。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
日得三萬餘兩。能吏由此磨上考。戊申君以病自勘。君之初至
曹也。與上官有違言。投劾去。曹人聞之。環署泣。且相率走。能
大吏。趾支錯於道。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論止之。以是得不
去。至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手書吏。迨得請而縣人始知。

之雖乞。臣。雖。三。無。如。何。也。甫。歸。而。贖。攤。之。令。至。乃。出。山。再。至。山。東。補。文。登。縣。未。行。而。新。城。方。修。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人。請。於。大。吏。願。得。君。修。城。君。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工。竣。方。議。重。興。正。蒙。書。院。以。錦。秋。湖。荒。爲。膏。火。田。蓋。前。溢。新。城。時。曾。議。此。舉。旱。災。未。暇。及。也。亡。何。忽。以。曹。縣。任。內。事。與。同。官。並。削。籍。遣。戍。兩。縣。人。於。是。斂。錢。請。贖。得。放。歸。其。後。大。臣。有。以。君。列。薦。者。有。旨。送。部。引。見。仍。發。山。東。以。知。縣。用。權。福。山。兩。月。值。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吏。準。五。分。五。分。則。不。成。災。矣。民。閒。素。戴。君。無。怨。者。君。復。乞。病。弗。許。命。署。青。州。同。知。尋。升。署。武。定。同。知。同。知。閻。開。曹。也。會。登。萊。蝗。起。大。吏。委。君。督。捕。及。黃。河。水。溢。自。濟。運。河。至。大。

清河爲沿河郡邑。善委君查災賑。君皆竭力任事實。惠能及民。後一年乙丑。乃告養歸。君平易近民。民情固結。不可解。詩爾矣。代贖矣。意殊未已。其始以病歸也。東人雷醫治。幾二年。爲君壽。爲君母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及汴梁城。雷數日。乃別去。有送至樊城者。其繼以贖歸也。延雷爲壽者。如初歸。有送至漢陽者。最後以養歸。則有送及周家口者。其得民心如此。歸後百制軍。建主五華書院。成就後學甚眾。卒祀新城名宦祠。

李許齋方伯事略

李君廣芸字生甫號許齋江蘇嘉定人父夢璉乾隆壬戌進士
官江西直隸州君少從辛楣先生學通六書蒼雅三禮善屬文
孝於繼母。勵名節。爲時所稱。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浙江孝豐
縣。調德清。平湖。嘉慶三年。九卿中有密薦君者。特旨問巡撫
阮公元元以守際才優。爲浙中第一良吏。奏引。見遷處州同
知。調嘉興。八年。奏署台州府。手詔批此人可用。尋擢嘉興府
十六年。母服闋。補汀州府。十九年。調漳州。尋擢汀漳龍道。明年
遷福建按察使。晉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疏食。任監司。無異寒
儒。白晷令至。藩臬所在。有惠政。能得民心。其治平湖也。以陸清

獻會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請其詞。一以清獻爲法。除姦訓士。邑中稱神明。其守嘉興也。正己率屬。莫敢以苞苴進。生辰令節。閉門卻掃而已。五年。金處二郡災。有詔賑金華民。苦無錢。處州苦無米。價皆貴。君以萬金易錢。載至金華。人加賑錢百。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復以萬金買米於溫州。轉輸轉運。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復設粥廠。全活數十萬人。及救漳州。俗獷悍。多械鬪。號難治。君召父老問。有隙。胡不懲之。官皆曰。一涉公門。需訟費。且讞結。不以時是非。尤失實。君曰。某在此。有踵前弊者。父老共唾之。如不來。想而仍鬪。則亂民也。誓以兵除之。毋嘗試。毋恃。賄脫皆唯唯。退然不知操何道以治也。既

而民有闕者立調營兵往捕治焚其居闕者大懼乃日坐堂皇重門洞開許懇者直入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限時日不至則杖役至則立平遣之卽案前書憲詞無一錢費民皆懽呼曰李公活我終君任三年無闕者樟樹九龍嶺多盜公下所屬嚴捕擒其魁十數商旅坦行故事獲盜當致敘公悉以歸屬吏不自居也會龍溪歸德堡某姓械鬪令黃某儒不能治朱履中者內技而外模倣平和縣事交代來謁君詢曰和平亦械鬪乎曰有之擒之必以兵乎曰長吏平日不擾民遇有應捕主名命里長捕以來無或忤也君視之愿人也乃蒞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滋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

兵任治無所得費帑金七百既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
龍道尋擢兩司遂左遷朱教職會朱虧鹽課五千抵以他款數
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請昔納朱明而今苛督之朱
窮且貴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密以聞君遷藩司未
一月遽解任矣君之在漳也嘗監造戰艦不如式大吏令重修
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藏事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據前二
事指爲贓家人自承稱貸事有之而君愷不知總督桐城在漳
伊益疑之必欲窮其獄歲除鞠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
對簿君不肯誣服總督謂獄不成將罪承藏者君恐爲獄吏所
挫辱越十有四日夜縊死貧不能殮家無以爲炊士民數千人

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絕事聞

上遣重臣出按其獄乃抵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問士民公呈
於使者請捐貲建李公遺愛祠得旨俞行且諭日期民直
道之公也又硃書使者奏牘中曰良吏阮文達公爲君傳遂
以良吏著其端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五十四 循良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張蒔塘明府事略

張君名吉安字迪安號蒔塘江蘇吳縣人乾隆六十年舉人大挑以知縣發浙江署象山縣象山踞定海上游海盜由閩擾浙必由縣境之南大佛山而入沿海奸民多以米及淡水火藥濟盜且爲嚮導君蒞任卽嚴水米出洋之禁盜漸窮蹙不敢犯象山旋署新城邑去水遠倉設行省民以折色輸官官購米兌軍多浮取君平其折價民力以紓庚申署永康夏蛟水猝發山石大如屋隨流下平地水深丈許田廬蕩然君速往勘搭棚廠俾

資棲止其被水阻隔不能出者以舟載餅粥遍飼之具狀請賑
同官以偏災向不查辦爲言君不顧上游果扼之災黎大譁幾
激變君力爭於大府得給賑及修補費且展賑如例是年處州
旱麗水尤甚以君能卹民也命之往下車步禱雨立至轉歎爲
麗水多山地險而道遠念赴愬者多廢時失事就山寺讞結
之民既得直又不苦期會癸亥春奉急檄至行省命署浦江縣
浦江疊被水不逞之徒勾眾搶富民伐墓樹鄰邑多煽動君白
大府曰聚眾肆掠非法無以止奸民眾聚以饑非米無以安良
民良民安則奸民氣散請運兵米所餘往散給許之民知君已
請米勢漸解擒治首惡論如律歲獲有秋是年冬補餘姚甲子

春雨傷禾米價騰涌。君既請糶倉穀。又請於臺使者。官運川米五千石。民食以足。明年復被水。鄰邑煮賑者。厥專設縣城擁擠。傷亡日數。君分鄉設賑。別男女官。裕外勸富民協濟。乞撤賑。無枉死者。邑多名區次第修復之。以丁作代賑。尋乞養。歸道光己丑正月卒。祀永康名宦。並隲建專祀。麗水民祀之。遺愛祠餘姚民奉粟主於洞霄宮之一菴。卽君所修建。以祀蘇文忠公者也。君素優於學。尤嗜坡公詩。歿而訛食論者以爲宜。

史傳與刺史事略

史君諱紹登字倬雲江蘇溧陽人祖貽直官大學士謚文靖父奕瓌山西按察使君以順天鄉試執牒錄敘布政司經歷發雲南乾隆六十年署文山縣事雲南監歸官辦苛刑抑配民不堪命君蒞任卽弛其禁釋獄中逋課者數百人閤三載配鹽之五十七州縣一日同變乃改商辦以寬民依文山式也未幾苗匪起貴州距文山尚數郡君策其必至念鎮兵不可恃乃集吏卒健者得三百人親教以打鑼期三十步外取人能命中教甫成黔匪竄鄰境之邱北又潛結文山各寨獵獍約分途起君謂不救邱北則文山獵獍必不靖遂糾帥三百人往人授刀一握鐵

鎮三十枚。既至。當者輒仆。收復卡汛以十數。廓清邱北。而雲貴
總督勒保勦苗失利。被圍於貴州之黃草坪。月餘。雲南巡撫江
爾楨君往援。君帥壯勇馳至。賊圍十數重。內外不相聞。君迎陣
以鏢擊之。皆靡。賊死如積。一日遂奔潰。君念圍雖解。而賊眾尙
數萬。若入城。慰謫總督。賊去且遠。爲後患甚鉅。遂追奔三四百
里。仗七接殲賊過半。乃返黃草坪。是圍解後三日。黔鎮以兵
至。總督德之甚。比君上謁。總督曰。若文官亦遠來看我耶。君陳
解圍狀。總督怒曰。圍果若解。何不入城一見我。君曰。入謁則賊
不可盡請遣。官至城外。及七次接仗。處驗賊尸。係鏢傷者。文山
民壯所奮擊也。若刃傷。請伏。曰。功法。總督初欲重。君復劾得。

實乃已。而巡撫聞君與總督辨。大懼。遂劾君。自備經費。不入軍需報銷。以是虧帑至二萬。尋兼署蒙自縣。距文山三百里。交趾賊目儂福連。句粵匪賀成猿等萬餘。竄入文山境。君匹馬馳一晝夜。入文山城。領民壯出勦。生擒首從二百人。嗣卡悉復。總督奏擢雲州知州。仍畱署文山事。默酬解圍功也。嘉慶三年。文山大水。君發倉粟救民。不待報。明年。初彭齡來爲巡撫。性好察開化。故有總兵官富蒙自變時。土人榜通衢曰。總兵守城知縣打仗。總兵銜之。初公詢總兵曰。聞史令不要錢。果否。總兵曰。小錢却不要。初公遂以虧帑劾君。士民間之。刊章盾君文武政績。題曰。天理良心。設團邑廟。贖金至三萬。初公問之。其悔以旣完虧。

奏留任仍餘七千金。率簪珥指鑲之屬。無可返。乃立案貯庫。爲公項。後任欲乾沒之。士民請於上臺。建開陽書院焉。七年。署進西通判。廳民恆乍棚爲亂。巢險固不可攻。君廉得巢後巖壁。斗絕阻大溪。水急如箭。君以篋爲大槓。募善泅者。繫長繩於腰。繩尾續大槓。既渡溪。引槓繫巖樹對岸。急引如竿。橋繩套篋。圍下繫小板。可坐。君先上板。以手攀繩。接登巖頂。壯士三百從之出賊。不意大驚亂擒。誅。平拜花翎之。賜九年卒官。年五十。君能乘生馬。手未攀鞍。身已上。每宴客。輒以鏢賭酒下堂坐。使善鏢者環擊之。鏢皆入。君掌莫能傷。常以至少擊。至。屢每戰未嘗敗。軀身無傷痕。所教三百人亦無陣亡者。自川楚軍。

與滿漢文武因緣至封圻膺顯爵者以數十百計。迹其功能皆遠出蒼下以浮沈下吏故知者少云。

蓋碧軒太守事略

蓋君諱方泌字季源亦字碧軒山東蒲臺人以拔貢州判陝西嘉慶三年署商州州同治在商州東百里日龍駒寨寨之東抵河南南之武關爲湖北路四通結商賈輪寫之會又多林莽山徑易憑匿時川楚教匪亂賊屢由武關入陝西寨君至地如洗賊酋張漢樹復擁眾至乃置藥麪中誘賊劫食多死遂西走官軍乘之漢湖由是不振然且揚言必報若君集眾謀曰賊難去必復東若等逃亦死守不得耕種亦坐餓死我文官也無兵若能爲吾兵當全活爾命眾議三日而後復曰生死惟命乃築堡聚糧據見戶三丁抽一得人三千無丁者以財佐軍餉親教之

戰辰集午散日無廢農事四年賊屯山陽鎮安將東走河南迎擊敗之又擊賊於鐵峪埔逐賊入林中矛折賊已近君奪矛以斃賊時賊據山上而伏其半於溝乃分兵翦伏奪據其東山上數乘懈擊之殺傷過當賊宵遁卒不得東後賊由雒南東逸君馳至分水嶺開道出賊前而伏賊錯愕迎戰遂敗殺賊數百人鄉兵名由是大振自武關至竹林關鄉兵皆請隸龍駒寨五年知州困於賊君馳百九十里援之賊驚曰龍駒寨鄉兵至矣則皆遁是時賊屯商州西及雒南山陽各萬餘人欲東走君勸鄉兵二萬人列三大營以待賊不敢前已聞楊忠武公以兵自商州至卽前擊賊東西夾攻賊大敗幾殲是役枕戈而寢者五十

日游擊某誣以事解職。大吏直其誣，得留任。賊遂相戒，無入商州。八年，賊平，授盩厔知縣。若在商州六年，賊出入陝西，久無所得，竄欲窺河南，狼奔豕突，君眈然以一文吏不憚一城藉一餉，起千百農家子於逃亡，餓羸之餘，抗堅悍，潛習之，賊於必爭之衝，摧鋒守堅，賊死突不能入，平地牢困山谷，卒以就戮，厥功偉矣。在盩厔，猶時時入山按賊，巡撫方勤襄公奏賞藍翎，又生獲甯陝倡亂者四十餘人，擢甯陝同知。

仁宗召見，問商州事甚悉，授順慶知府，改成都府。十八年，岐郿有賊入川，以鄉勇屯川陝要隘，賊知爲統龍駒寨鄉兵者也，卽遁歸陝，就滅母憂歸，服除，授延平知府，改臺灣府，兩攝臺灣道。

事道光三年以病歸君始在陝繼在川皆以知兵重然精吏事重民命其在盤屋賊甫定卽捐俸賑饑旌死節婦及河難馬廠鹽法皆區畫久遠計始至順慶大吏聞渠縣民叛屬以兵君曰此作會人眾客主相驚疑訛言橫興非叛也請無用兵捕十二人而變息始至閩以三十金賞捕得周永相乃總督命鎮將欲以兵取者也在臺灣所讞四獄皆千百聚羣稍激則變君一以理論民輸其誠蔽罪如法彰義饑捕劫者七十人寘之法天乃雨民呼爲太守雨君卒於道光十八年年七十有一

劉簾勛觀察事略

劉君衡字簾勛江西南豐人嘉慶五年副榜補官學教習十八年以知縣發廣東尋補四會縣夏歸道光三年授四川墊江縣調梁山及巴縣七年遷綿州直隸州明年擢保甯府調成都十年擢開歸陳許道十一年以疾乞休楊撫軍國楨上其治行且曰臣蜀人能言其治蜀狀請優之以風有位特旨尋假兩月卒不痊遂歸君自少究心吏治喜讀律爲牧令不設門丁日坐堂皇決獄至數十慮蠹胥之壅蔽也懸鈺於堂以待愬者君聞鈺聲立出剖斷民呼劉青天嘗曰牧令親民官也官狃於安肆不自親其民致丁役痞隔以善奸官與民乃日遠欲矯其弊惟

官須自做四字耳。乃設長案於堂皇之東西。案各分數格。大書吏戶禮兵刑工等曹字樣。又設粉版如其數。各書曰某房送進。其在西案者曰發某房。有公牘命吏自送於案格。壓以版。旁設小砵。吏擊之立收。入核治其發出者。亦各置案格中。役呼某吏至捧而出。不經關人手積弊一清。出勘命獄。僦從吏役止六人。寘飯行棗中。論以水自啖之。絲粟不擾民。訟者至立給以牒。命交某里正轉攝所訟之人。限日至。至則鳴鈺一訊。卽決。非重獄不遣役。句權懼擾也。每決事必親書判語。令兩造各讀一過。不識字者使吏朗誦之。皆翕服。以去。凡訟牒不輕準理。準則必訊。訊必決。以利息請者不許。所判或誤。立即更正。不怙前任牧令。

十餘年無一獄。上訴亦無翻異者。獄情既得左證。雖未具輒予決。遣省株累。始至巴縣。前令未決者千餘獄。以移君。及君去。任惟一舉子請咨試禮部。咨未卽至。以告受代者。此外無一事也。巴役七千人。君至無所得食。退散者六千八百有奇。存者百餘人耳。在官食指數百。日用不過六百錢。苟逾額必節縮。數日之食以補之。視百姓如家人。視百姓事如已事。獄辭無大小皆手治之。爲書勸僚屬。尤懇摯。動人嘗言圖治在恤民貧。恤貧在保富。保富在除弊。除弊在於禁棍役誣擾。受懇時先訊。始訟者窮其辭。則誣罔杜矣。每始蒞任。訟者月數百人。久之不過數人。或月餘無訟。牒鄰邑民爭水。就質辭不獲。已受其訴。有爭執數十

年不決一訊即罷訟者始獨爲其難。繼實大簡易也。著有庸吏
庸言。讀律心得。庸吏餘談。蜀僚問答。諸書足爲天下後世法。子
良駒由編修官至鹽運使。

李皋言明府事略

李君毓昌字皋言山東即墨人嘉慶十三年進士發江南以知縣用總督錢保使勘核山陽縣賑事君親行鄉曲旬稽戶口廉得山陽令王仲漢浮開飢戶冒賑狀具清冊將揭知府山陽令忠之賂以重金不爲動則謀竊其冊使僕包祥與君僕李祥願祥馬連升謀不可得復於山陽令曰是無可奈何計惟死之耳君飲於山陽令廨夜歸而渴李祥以藥置湯中進君既寢苦腹痛起包祥急從後持其頸君張目咤之曰若何爲李祥曰吾等不能事君矣馬連升解己所繫帶縊之嘉慶十四年六月七日也山陽令以自縊牒淮安守王轂轂遣役驗之還報曰尸口有

血也。穀怒杖驗者，遂以自縊狀上。其族叔李太清與沈某來迎，喪沈某，檢視其書籍，有殘藁半紙，曰：「山陽冒賑，以利啗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負。」天子蓋復總督書，藁請僕毀而未盡者也。喪歸，君婦感異，夢故棺面如生。沈某以銀錢之，毓黑太清遂走京師，訴於都察院。

上命逮王穀、王伸、漢暨眾僕來刑部會訊。命山東按察使朱錫爵驗君尸，骨盡黑，蓋受毒未至死，先以縊死也。

天子震怒，斬包祥、真、顧祥、馬連升、梅刑、押李祥。至君墓所，剖心祭穀，伸、漢各伏法。總督已下皆貶，諭有差，贈君知府銜，封其墓。仁宗自爲愍忠詩三十韻，命勒其墓上。君卒年三十餘，無子。

詔爲立後嗣子希佐。賞舉人太清亦。賞武舉君柩之歸也。縣吏荆某少習君。暮出門見輿馬僦從甚盛。有偉丈夫坐輿中。則君也。下而與執手甚歡。某訝曰。聞君死久矣。今胡爲者。君曰。吾死而爲城隍神於樓。某月日。吾家當開棺。則得吾死狀矣。君爲吏良苦。蓋從我行。遂不見。某趨至君家。君婦方痛哭。乃決計開棺。後數日。荆某卒。

彭兩峯戶部事略

彭君永思字位存號兩峯湖南長沙人嘉慶十四年進士以知縣卽用發雲南署嵩明州事蒞任三月結宿案八百有奇有疑獄閱十餘年者一謝輒定尋補楚雄縣精於治獄狀入立判紙尾并判以某日訊非左證不具不以役喚也一訊必與決曰鄉民曠工廢業稍稽延其害與鬻獄等凡攀輿納狀卽口訴者亦立致研詰或令夾輿行且行且問且斷案結而人不知出必以筆研隨每就田隴閒決事始至投訟牒者麇集其後月不過三四紙矣界哨民爭差役不均數十年無定讞兵備道過境至闕而環其驛館得君判遂著爲例每聽訟必齊色和顏使各畢其

說徐出一言斷之。皆折服。鞫重囚。輒屏左右。低聲細詰。使囚忘其爲官。雖數日。不承不加刑。然卒莫能遁也。尤善治盜。儔侶窟穴。皆知之所。勘問雖黠盜。莫敢枝梧。退或爲謾語。曰。爺幾曾作賊來。某官解餉至省會。破靴得一石。失銀二百兩。適君至。繫羸卒。屬治之。君察石有蟲。爲非道塗物。可無向卒求也。因以手量石。問曰。石輕於銀。爾羸負銀。左右輕重必均。幾日曾敬否。卒悟曰。某日出某店。卽敬君曰。吾歸途當察之。歸載石輿。中途遇石相類者。輒取之。計已十數矣。皆不甚類。至某店。從屋後得石。絕類。乃暗置袖中。縱羸夫歸。呼店主及某官從者曰。今日但看我審石。取十數石。令自比較。告曰。不類。徐出袖中石示之。曰。類乎。

則曰。煩君矣。曰。此石何以出爾屋後也。乃頓服。蓋店主與某官從者實同盜銀。其精審多類。此遇事擔當有氣力。遇不避必力爭。總督嘗有批劄。君面誦其誤。請繳還。在嵩明。巡撫同與公過境。儻從苛索甚厲。君用好言慰。反肆詈。君持鎖入。必欲得而笞之。同公爲起謝。迤西道行部至驛。家奴橫恣。竟繫之於柱。某巡道子過縣。索夫馬。君曰。例不應與其子。猶張甚。君白。太守包君曰。來日此子不出城。必鎖其奴。痛與杖。尋遁去。永昌守與夫。毆大理諸生某於境。君請飭赴質。夫故守鄉人。袒之。不使出翼。晨令肩其寵姬前行。君馳馬追及城外。叱役縛夫。別飭卒。昇與太守亦無如何。凡大府涉境。必相戒。無擾彭知縣。五侯神者。不知。

所起。淫祀也。邑民與豫章商爭祀。鬪訟數十年。君令兩造昇神像。至取筆判神背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立毀之。兩造相顧。睜胎而散。楚雄城外某寺。停棺百餘。久暴露。君督役往瘞。一日而盡。時久旱。雨忽大至。大姚令某報稱。烏龍口奸民。嘯聚數千。將爲亂。太守包君夜召君問計。君察啟詞涉張皇。請乘其始。聚選奔役。僞與賊親者。以虛言。喇喝散其黨。密白副將某。率兵疾馳。日行百八十里。入洞。掩捕之。獲七十人。君承勅。誅一人。徒三人而已。初。君權大姚篆。既受代。邑有逆案。君聞之。驚曰。必某村某姓也。已而果然。同官訝之。君曰。曾至鄉。見某狀兒。很呼。至誠之略。無忤容。以其無惡跡也。姑置之。然未嘗忘也。君任楚雄五年。

凡三權大統。四權廣通。兩權南安州知醫。遇獄囚及貧民病。親診之多所全活。大計舉卓異。君厭外吏入貲爲戶部員外郎。勸其職。道光三年。父憂歸。遂不復出。卒年七十有四。子申甫。孫樹森。皆舉於鄉。

肅州泉都轉事略

俞君德淵字陶泉。甘肅平羅人。嘉慶二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江蘇荆溪知縣。有聲。林公則徐賓公長齡咸器之。調長洲縣。甚得民心。遷徐州府同知。道光八年海運告竣。巡撫陶公澍奏擢常州府。調江甯。當是時兩淮鹽法大壞。十年冬。

宣宗命尚書王公鼎侍郎寶興公赴江南與總督議改鹽法。先是陶公撫蘇時。稔知兩淮積弊。嘗極論之。

上頗有意興革。乃召還總督蔣公。而以陶公代。時使臣議罷官商鹽歸場。竈科稅。以君有心計。使與議。君具議數千言。大指謂鹽歸場。竈其法有三。一曰歸竈丁。以按鋤起科。然其中難行者。

有三。一在竈丁之通欠。一在繳錢之私煎。一在災祲之藉口。二曰歸官場。以給單收稅。然難行者亦有三。一在額數之難定。一在稽察之難周。一在官吏之難恃。三曰歸場商。以認繳納課。然難行者亦有三。一在疲商之鑽充。一在殷戶之規避。一在垣外之私售。以上三法。共有九難。如就三者兼權之。則招商認繳一條。猶爲彼善於此。苟得其人。或可講求盡善。願事難圖。始果欲行之。則宜先定章程。清證僉商。改官易制。諸事非行之。三年不能就緒。此三年中。額課未可常懸也。場鹽未可停售也。各岸食鹽未可久缺也。然則新舊接替之時。非熟思審處。何能變通。以盡利乎。至兩淮抽鹽之夫。淮北則永豐向有萬餘人。淮南則老

虎。淫。不。下。數。萬。人。皆。無。賴。遊。民。百。餘。年。來。以。此。爲。世。業。一。旦。失。所。此。數。萬。眾。將。安。往。乎。其。患。又。不。止。私。臬。拒。捕。已。也。議。上。陶。公。深。然。之。乃。與。王。寶。二。公。定。計。不。歸。場。窳。仍。用。官。商。如。故。惟。奏。罷。監。政。裁。浮。費。減。窩。價。凡。積。弊。皆。除。之。陶。公。舉。君。超。授。兩。淮。鹽。運。使。在。任。五。年。正。課。無。缺。運。費。遂。充。揚。州。俗。華。侈。君。力。崇。儉。樸。妻。子。常。衣。布。素。風。俗。一。變。郡。中。至。無。優。劇。既。精。會。計。又。知。人。善。任。使。諸。滯。岸。商。憚。往。運。輒。遣。官。代。之。每。運。恆。有。贏。利。盡。以。充。庫。無。私。取。官。中。所。入。雖。少。必。別。舉。之。曰。此。官。銀。也。官。錢。也。吾。不。敢。以。私。遇。朋。友。急。難。則。傾。囊。飲。之。有。大。僚。某。罷。歸。適。官。錢。屬。君。償。之。或。曰。是。其。家。不。貧。毋。庸。也。君。曰。既。許。之。矣。可。食。言。乎。卒。償。之。同。

官某將謁省爲黃緣君偶與藩使者言及異日大悔之曰庸知其必以是來乎吾媿此友矣君居官恪謹吏白事不衣冠不見盛暑獄坐堂皇汗浹竟日常有所推鞠瘧忽作舉體震掉事未竟不休也始至荆溪遮訴者百十輩逾年前訴者又易名來控君一見卽識之羣驚爲神兩淮本脂膏地吏多以財結權貴人及四方遊客又以其餘賤寒峻取聲譽皆商資也君謹守筦鑰失望者多絕不爲避怨計受陶公知遇而持法無可阿當塗黃左田尚書家若有子中民以場大使需次淮上陶公屬與優差君曰優差以待有功中民無功不可得陶公曰吾已許之矣君曰以德淵辭可也堅不予陶公益賢之林公於時彥少所推

許衡稱君曰體用兼賅表裏如一十五年冬陶公入櫻薦公
大可用

上亦嘉之將普用而尹李荆溪長洲江甯士民間之皆流涕請
祀各屬名宦祠

石瑤辰鄉丞事略

君諱家紹字瑤辰一字民備姓石氏山西翼城人以拔貢教諭
壺關實心課士學使者稱爲真教官道光二年成進士知江西
龍南縣調上饒再調南昌歷署大庾新城新建擢銅鼓營同知
署饒州贛州二府事己亥五月卒於贛州官舍年四十有八君
和夷坦白口喃喃若不能辯而以精度物折獄常得其真在龍
南發奸摘伏有神明稱在南昌連年水患饑民聞省會散賑聚
附郭之沙井上官委君及新建令辦賑務始散米令饑民自糶
已而來者蝟集潁河地幾莫能容且人眾慮滋事於是改散錢
令得錢各返鄉里俟截雷濟米濟各鄉閱兩旬饑民數萬漸散

夫而水患愈棘。君請於上宮。開會平糴。其力不任。糴者復分。臘煮粥以賑之。主者循例備三千人食。而就食者五萬。扶老攜幼。攘臂喧爭。洶洶不可止。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令。及君至。往諭曰。食少人多。叱嗟不能辦。汝等其速散。詰朝來。斷不使有一餒民無病。噉也。則皆曰石參多不欺人。我輩無多事。遂散去。參多者江西民呼父也。君所蒞。皆得民心。無議與不識。皆以參呼之。云先是惶遽時。大府遣官閱論者數矣。然皆若罔聞。及君至。片言解其素行。足以感人也。然君自視常欲然。有頌其政蹟者。君曰。僕稍符十二載。自問無一事盡心。可對士民者。慙憾而已。違知其他。首縣最煩劇。君泊之裕如。理訟必細心。勘拘至夜。

分不較性好聚書藏至七萬卷有暇卽于一循事母孝視聽無
形聲事上官以敬然是非可否惟義是視不苟爲媿嬰嘗白記
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
吾不敢吾其爲民傭者子因白號曰民傭嗚呼父母之保抱其
子蓋以爲傭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旣卒官五縣
人皆請祀名宦南昌民尤德君醴金建專祠於百花洲恆沙寺
之右久而奉嘗不衰

張翰風明府事略

君諱琦字翰風號宛鄰江蘇陽湖人道光三年以舉人發山東
權鄰平縣事山東吏何錢漕耗羨爲生歲稔則無所入而供億
不能減故相率諱災是歲鄰平旱君以臘底視事見田皆龜坼
麥禾種卽具牒報災以秋冬無雨不能種麥告明年正月四日
親赴行省呈牒布政司面言狀時布政使爲朱公桂楨言於巡
撫破成例入奏因鄰平得緩征者十六州縣未幾調署章邱縣
章邱民好訟月收訟牒至二千餘紙院司道府五署吏皆章邱
人多走書請託倚摭短長無虛日君蒞任歲餘五署內無一紙
至而結正新舊事二千有奇亦無一案翻異控及會垣五署者

民失物誤訟於長山縣歸獄於君。君曰：汝失物地，大樹北，抑大樹南也？曰：大樹北。君曰：若是，則我界也。民愕然曰：誠鄰平耶？即不欲以數匹布煩父母官，持牒竟去。忽鄰平民亦來赴愬，君謝遣之，則號咷曰：自父母去，鄰平民受屈者多矣。知父母不能越境理事也。私念此情，得白諸父母前，即不啻伸雪耳。聞者皆爲泣下。已而民以瑞穀接踵來獻，有至四穗五穗者。君曰：去秋今春大旱無禾，麥湯氣伏，抑得暑雨潤發，地力足，故生長倍常耳。皆謝遣之。然他邑同被旱者，卒不聞有此也。乙酉，補館陶。會天旱，風霾三日，夜對面不見物，沙塵壓麥苗皆死。飢民聚掠之，案已積十餘起。君虔禱龍王廟，得大雨，乃嚴捕倡掠者，又勘得富

民困窮。君奇狀。分別按治。民大服。因請普賞。口糧人兩月。館陶故福小君所造。應賑戶口冊。視鄰近大邑。數且倍。大吏呵之。怒。詔責問。糜饑狀甚切。乃接臨災區。災民迎訴。賑弊無不至。惟館陶得實。始劾罷尤。玩視者數人。而厚慰君。既而鄰邑蝗起。蔽天日。昆連館陶。處若或界之。無一跋闕入者。先是君在章邱。蝗自東府來。及界。退館陶人。聞之而未信也。至是皆咤爲異事。及秋大雨雹。積尺許。皆在不耕之地。君治館陶七載。城廩豐。無牙角耗。閭閻富。成都會焉。士有訟者。聞其詞不直。則曰。謀汝。文不至。訟乃至。耶。試責以文。不中程。後乃決事。士訟遂稀。其仁術兼濟。類如此。縣向無良醫。民多天枉。見病者。君卽診之。然終

以入署爲艱。乃設惠民局。命族子賜司其事。貧者並給藥。疑難甚。則以質君全活。亡算。癸巳三月十二日卒。官年七十。是日昧爽。南關居民見鼓吹幢蓋。導君行於彩雲中。爭傳君爲館陶城隍神。公爲政以近民爲主。用法恕而執之堅。其理訟也不待兩造畢集。卽決遣之。以其解質後至者。莫或獲飾不承也。遇大疑獄。亦不過再訊。故事日簡。而民不擾。御胥役至嚴。驛驛小民者。論如法。然籌其生計。必均。必一無怨者。每去。自餞送者。逾萬。及卒。輿賻贈以歸。其喪。君少工詩古文。及分隸。與兄編修惠言。齊名稱。毗陵二張。尤精輿地之學。於山川阨塞形勝。及古今沿革。戰守成敗得失之故。上下數千年。如指掌者。戰國策釋地二卷。

素問釋義十一卷古詩錄十二卷文集若干卷子隱孫舉人官
漢黃德道。

白秋齋協戎事摺

君姓白氏諱雲上字秋齋河南河內人乾隆庚午武舉明年成進士由侍衛任江南都司尹文端公爲總督奉旨裁汰江南京口駐防文端以旗人蓄錢糧爲生稍不公輒起物議召君至密室諭曰江甯吾自爲之京口事以委若君取進止文端曰年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汰之母弊混君出三日復進見文端曰若尙未行耶對曰某已畢事敬繳令問裁汰幾何君呈册繕曰皆不當汰文端曰豈無一人在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耶君跪曰十有其四某皆增損其年齒以稱中堂意是以得不汰文端怒君曰請得畢其詞我朝幅員萬里歲賦所入豈不能

駭此數旗人耶。旗人不注四民籍。汰之則強者爲盜賊。老弱丐
徒而已。京口當衝途。外藩貢使皆假道。旗婦章服。殊民人沿街
乞丐。恐有侮。國體爲外夷所笑。文端手扶君起。指其座曰。此
席當屬君矣。遂上疏切論罷其議。君擢揚州游擊。有通州奸人
告海外沙民謀逆狀。文端檄君先率所部往。君具文乞病假。五
日文端莫察其意。親帥兵抵六開。君忽上謁。文端曰。故未病耶。
對曰。某何病。某度沙民必無他。以兵行必驚擾。故單騎往察。仇
怨所自起。召其父老諭令指親串之。任內地者。傳集訊驗。取結
狀三百紙。並帶曉事數十人。馳迎中堂耳。文端握君手曰。吾固
知君能了此事也。卽集眾諭遣之。置告者於法。江防揚糧兩河。

屬故事皆派柴戶輸工料歲賂累以萬計君白文瑞裁革徐淮揚三府民料積困以紓天大旱向例武職不禱雨君素服至龍王廟長跪階石上凡三晝夜既大雨而階石遂有兩膝眾民以爲至誠能奪金石也累遷漕標中軍副將引疾去官僑寓揚州卒揚民請入名宦祠既得 旨男婦爭進香楮迎主者至萬餘人爲傳誌歌訟者不下數百首君工詩善草書在官緝捕救災愛民戢士美政不可殫述嘗曰官樂則民苦官苦則民樂以吾一人之苦易數十萬人之樂吾獨不樂乎陳文恭公督兩江時尤重君子書敦勉諄諄若師弟子然其見重於名賢若此子守廉庚戌進士官知縣有廉直聲